非辨亡妄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非詩辨妄

周孚著

本館據涉聞梓舊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自序

周子曰古之教人者未嘗有訓詁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自聖人沒而異端起先儒急於警天下之方悟者故卽六經之詩而訓詁之雖其教與古異而意則一也自漢以來六經之綱維具矣學者世相傳守之雖聖人起未易廢也而鄭子乃欲盡廢之此予之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故撮其害理之甚者見於予書而其爲詩之義則有先儒之傳在嗚呼聚訟之學古人惡之安知不有以是規余者哉然余之所不暇恤也於是總而次之凡四十二事爲一卷

非詩辨妄

宋 周孚信道著

鄭子曰漢之言詩者三家耳毛公趙人最後出不爲當時所取信乃詭誕其說稱其書傳自子夏其本論語所謂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非曰斯言也仲尼亦嘗以稱子貢矣然先儒不以詩爲子貢敍者蓋賜不傳詩也彼商其自傳詩耳不係乎仲尼之稱也

鄭子曰設若有子夏所傳之序因何齊魯間先出學者卻不傳返出於趙也序既晚出於趙於何處而傳此學

非曰仲尼沒子夏設教於西河之上西河魏境也趙魏鄰也餘波能及自魏而趙理或有之若以毛公非魯人而疑之則韓嬰韓人也豈躬受教於洙泗者乎若之何右韓而左毛也

鄭子曰鄭康成生東漢之末又爲詩箋本毛氏以毛公先爲北海相康成北海人故傳所書

非曰康成自箋詩耳何預北海相事耶

鄭子曰據六亡詩明言有其義而亡其辭何得是秦火前人語裒裒者華古之仕者世祿則知非三代之語

非曰鄭子之所疑者似矣而說非也吾以爲不若蘇子之言曰是詩也言是事也昔孔氏之遺說也其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毛氏之學而衞宏之所集錄也夫學經而不辨乎眞僞是徒學也鄭子疑毛氏之所序衞宏之所集錄而併廢子夏之序是猶怒於室而色於市也其可乎

鄭子曰釋詩者於一篇之義不得無總敍故樵詩傳亦皆有敍焉

非曰仲尼之作春秋也始於其祖之所迨聞蓋以千歲之後言千歲之前雖仲尼猶以爲難而鄭子乃能之則是其智過于仲尼也就使能之亦不過隨文附會之學吾不欲觀之久矣

鄭子曰易有象象皆出仲尼之後往往戰國時人作象自一家象自一家耳故左氏書無象象之文

非曰孔子之述象象也蓋自爲一篇題其首曰象曰象也其初無象曰象曰之文而後之學者散之卦爻之下故以象曰象曰別之然孔子所謂象者蓋卦辭如乾元亨利貞之類是也其所謂象者有小大其大象指八卦震爲雷巽爲風之類是也其小象指一爻如潛龍勿用之類是也初不謂已所述者爲象象也而近世學者失之乃指孔子之言爲象象不可不辨也蘇子之說云爾然則謂孔子贊易之言爲象象者漢魏以來學者之過也鄭子不歸其失於學者而致於聖人是敬路人而悖父兄也知理者固如是乎

鄭子曰詩書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

非曰斯言也非六經之福也鄭子之爲此言忍乎

鄭子曰、惜乎、三家之詩、不並傳於世矣、齊魯二家斷亡矣、不知韓氏世有傳者乎、

非曰、蘇子於十月之交、以爲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於緜自土沮漆、以爲齊詩、土作杜、則齊韓之詩、蘇子聞見之矣、然卒不敢廢詩序者、愼之至也、鄭子未見齊韓、而遽棄毛氏、不幾於邯鄲之學步者乎、宜其誕以惑人也、

鄭子曰、漢人尙三家而不取毛氏者、往往非不取其義也、但以妄誕之故、故爲時人所鄙、

非曰、取其義而棄其書、先儒之於人、恐不如是之澆薄也、

鄭子曰、關雎言后妃、便無義、三代之後、天子之耦曰皇后、太子之耦曰妃、奈何合後世二人之號、而以爲古一人也、

非曰、后妃云者、猶古語所謂君王云爾、不必以君爲諸侯、王爲天子也、

鄭子曰、以茅苞爲婦人樂有子者、據茅苞詩中、全無樂有子意、彼之言此者何哉、蓋書生之說、例是求義以爲所、此語不徒然也、故以爲樂有子爾、且茅苞之作、興采之也、如後人之采菱、則爲采菱之詩、采藾則爲采藾詩、以述一時所采之興爾、何它義哉、

非曰、茅苞車前也、釋爾雅者、言其子主婦人之難產者、婦人以樂有子、故欲預蓄此以禦疾爾、且茅苞非常用之物、人何事而采之、奈何以爲述一時之興哉、大抵鄭子之學、其於物理所以異於毛鄭者、以其信本草而非爾雅也、吾之於書、則求其是而已矣、豈以異於先儒爲功乎、

鄭子曰。衞本紂都。周得天下。以爲衞國。而黎乃商之侯國。今潞州黎城是。周時且無黎也。何得於此有寓衞之黎侯。

非曰。按左氏傳。晉數赤狄潞氏之罪曰。棄仲章而奪黎氏地。安得周無黎侯。

鄭子曰。大東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毛鄭以爲一星爾。夫太白不見西方。何得爲一星。以此見其不識天文。

非曰。蘇子以爲譚人之疲辭也。其意若曰。東則太白。西則太白。以喻王百役之皆取於譚也。而鄭子乃於中求正義。宜乎其惑也。

鄭子曰。夫學詩者。正欲識鳥獸草木之名耳。

非曰。吾嘗聞仲尼之言詩矣。其義恐不止於是也。

鄭子曰。有鶴在林。鶴非食魚鳥。隰有荷華。荷華木芙蓉也。

非曰。吾嘗詢於野人。鶴食魚。荷華今之旱蓮也。江南所在有之。爾雅。下溼曰隰。

鄭子曰。按獨斷下篇。宗廟所歌詩名於維清曰。秦氏樂象者之所歌。則如今敘中所言奏象武者。奏實秦字。衞宏錯認之爾。

非曰。是說也。吾所不喻。設曰。維清、秦象武也。何義乎。

鄭子曰。凡制文字。必依形依象而立。風、雅、頌皆聲無形與象。故無其文。皆取他文而借用。如風本風雨之

風。雅本烏鴉之鴉。頌本頌容之容。奈何敍詩者、於借字之中求義也。

非曰。風、雅、頌之名。其來久矣。非仲尼之所自立也。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使止借字而無義。則胡不以風爲雅、雅爲頌乎。惟其不可不分。則風、雅、頌之名。必有義焉。其義謂何。曰。言一國之事。謂之風。形四方之風。謂之雅。以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

鄭子曰。亂先王之典籍、而紛惑其說。使後學至今不知大道之本。自漢儒始。

非曰。此古人目睫之喻也。

鄭子曰。周有四伯。周公治洛。實伯江漢之東國。召伯治岐。實伯江漢之西國。韓爲北伯。主北以西國。齊爲東伯。主東以北國。

非曰。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周之所以統諸侯者。止聞有二公爾。不聞其有四伯也。

鄭子曰。鑫斯者。取二字以命篇爾。實無義也。言鑫斯斯者。謂鑫之此羽耳。何得謂鑫斯爲一物名。

非曰。詩有以斯爲辭者。如菀彼柳斯、弁彼鸒斯、是也。而以訓鑫斯、則不可。蓋鑫斯、或謂之斯鑫。豳詩曰。五月斯螽動股。

鄭子曰。何彼襛矣。言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不知王姬不嫁諸侯。嫁何人。

非曰。鄭忽之辭婚也。曰。齊大、非我耦也。古者、婚姻之禮。必國偶而後敢娶。天子非諸侯之所可偶也。故

曰下嫁。

鄭子曰幸哉凱風詩也。其詩若不言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定爲莊姜之詩無疑也。

非曰使不言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亦不可以爲莊姜詩。蓋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非州吁之所爲詩也。

鄭子曰簡兮實美君子能射御歌舞。何得爲刺詩。

非曰信如鄭子之說。則吾將奪之曰簡兮、思賢也。蓋不用傳註。以私意而度詩。則何所不可。

鄭子曰牆有茨言浧亂。故以爲公子頑也。

非曰衞詩之言浧亂者多矣。何獨以此爲公子頑。

鄭子曰河廣衞風而言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故以爲宋襄公之出母作也。

非曰不謂宋人寓於衞而思宋之詩。而獨以爲襄公之母。蓋古之傳詩者此說爾。而毛公承之耳。讀書而不考其義。雖多亦奚以爲。

鄭子曰言王黍離者。亦猶言衞淇澳、豳七月也。王城。卽東周也。豳國七篇。關中人風土之歌也。王國十篇。洛人風土之歌也。豈其諸國皆有風土。而洛獨無之乎。以爲黍離爲降國風。何理哉。

非曰衞陳齊鄭國名也。故可以冠詩。王豈國名哉。周謂東都爲洛邑。果如鄭子之說。則曰洛黍離。不宜曰王黍離。夫王至尊之稱也。以至尊之稱。而下雜於諸國之間。非降而何。若曰豈其諸國皆有風土。而洛獨無之。則宋也魯也蔡也。皆諸侯之豪傑也。而詩不著其風。鄭子於此、亦將強通之耶。

鄭子曰諸風皆有指言當代之某君者唯魏檜二風無一篇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國史記世家年表書傳不見有所說故二風無指言也若敍是春秋前人作豈得無所一言

非曰檜爲鄭桓公所滅其事在春秋前自季子聽樂而檜已無譏矣況於子夏之時相去數百年之久其理雖可推而其世不可知其理可推則序其所以作詩之故其世不可知則不指名其人愼之至也楊雄氏有言曰書之不備過半矣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此檜詩序之說也何必漢儒然後不知其世哉魏卽晉也嘗從蘇子說

鄭子曰宛邱東門之枌刺幽公衡門謂刺僖公幽僖之迹無所據見作敍者但本諡法而言之

非曰安知立諡者不本其行事而後諡之耶且十二公之間獨以是二君則其說必有所授之矣

鄭子曰靈公淫夏姬此其顯顯者故以爲言此據迹而言

非曰諡法亂而不損曰靈靈公之行應諡矣使其迹不著則鄭子又將以幽僖之說難之矣靈公之行應諡則幽僖之諡安知其不本迹也幽僖之與行合則詩序不爲妄言也

鄭子曰彼以候人爲刺共公共公之前則昭公也故以蜉蝣爲刺昭公昭公之寔無其迹但不幸代次迫於共公故爲衞宏所竇

非曰向日作序者有可經據則指言其人無可經據則言其意從鄭子之說則凡指言其人者必其有可迹據也今無經據而又指言其人矣鄭子患其不通也故又爲是世次之說是其意必欲盡廢詩敍

而不顧其自相抵牾也。夫兩學之相攻。猶訟也。理直者、一言而是。理曲者、委曲蓋庇。而迹愈彰。鄭子之說。訟而理曲者也。

鄭子曰。詩人之言燕燮無別。其言燕猶飲也。說者當有分別。而作敍者不識燕燮異儀。但徇詩爾。非曰此以禮訓詩也。向曰。鄭所以不如毛者。以其書生家太泥於三禮刑名度數。今鄭子復以禮訓詩。則康成得無辭乎。說詩言燕燮無別。而鄭子則分之。是於詩之外求義也。訓詩而不本詩。吾未見其能詩也。

鄭子曰。六亡詩不曰六亡詩。而曰六笙詩。蓋歌主人必有辭。笙主竹。故不必辭也。但有其譜耳。非曰。太史公曰。古者詩三千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今之詩。皆可弦可歌也。絲竹之音。不宜有異。豈笙皆無辭。而弦詩皆有辭乎。然則如之何。當曰六亡詩。不當曰六笙詩。

鄭子曰。作敍者以陟岵之人倣南陔。故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非曰。使鄭子之言然。則華黍胡不儗楚茨。崇邱胡不儗節南山。白華與小雅之白華同。而獨以南陔倣陟岵也。是說也。吾欲問之。

鄭子曰。召〔明〕詩、首章言〔明〕天疾威。卒章言有如召公。是取始卒章之一字合爲題。更無他義。敍者曰。是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蕩、是蕩蕩上帝者。謂天之蕩蕩然無涯也。故取蕩名篇。彼亦不知所出。

則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其乖脫有如此者
非曰此蘇子之說也申言之何益
鄭子曰節南山言家父作家父乃桓王時人當隱桓之時家父使魯自幽及桓蓋七十年何得家父復仕幽朝
非曰此歐陽子之棄說也何足以曉學者且魯有兩單伯安知周無兩家父乎
鄭子曰正月亦刺桓王詩故引古以喻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且平王東遷於王城故以鎬京爲宗周
非曰滅則滅爾非窹滅也且其首章曰周之正夏之四月也桓王之事迹見於春秋四月而霜異之大者而春秋不紀之何耶以鎬京爲宗周蓋當時諸侯朝覲之辭爾非自平王而始也
鄭子曰繼桓王者莊王也按長歷莊王二年十月辛卯日食又春秋魯桓公十七年書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莊王二年歲在丙戌卽桓之十七年也此甚明白亦足以見平王之後其詩皆列雅亦足以見作敍者之謬
非曰春秋所書止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耳其不書日左氏以謂官失之也則十月之食自仲尼邱明已不知其日矣鄭子以長歷之故而信爲辛卯則是以杜預爲過於仲尼也其可乎且此詩所載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其異衆矣春秋略不一紀而獨書此日食何哉
鄭子曰十月之交言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向東都畿內地也凡卿士采邑必於天子幾內則知此詩不爲

西周詩矣。

非曰。今之輿地書。謂向屬同州。同州、漢之左馮翊。亦西周之畿內地也。鄭子之不從彼者。欲以成其爲莊王詩也。且桓之八年。以東都之向賜鄭。後十六年而莊王卽位。鄭子謂莊王二年有皇父城向之事。則向屬於鄭十有七年矣。非皇父之所得都也。其所傳如此。殆難以廢先儒之說也。

鄭子曰。凡詩。皆取篇中之字以命題。雨無正、取篇之中義。故作敘者曰。雨無正。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此何等語哉。

非曰。此蘇子之說也。申言之何益。

鄭子曰。何人斯言、維暴之云者。謂暴虐之人也。且二周幾內皆無暴邑。周何嘗有暴公。

非曰。蘇公、暴公、蓋外諸侯入而爲王卿士者。如虢、鄭、武公之流。非畿內諸侯也。何以知之。曰。蘇、今之懷州。暴、自春秋以來屬鄭矣。

鄭子曰。或曰。柔桑、芮伯所作。而子不信。何也。曰。如蕩召(明)見於詩。明明如此。尙不可信。況此詩誰以爲然。

非曰。左氏傳、載秦繆公之言曰。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鄭子曰。劉歆三統歷。妄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致誤衞宏言文王受命作周也。

非曰。文王受命作周云者。猶曰天命文王以興周云爾。非以受命爲稱王也。舜之受天命。孟軻氏言之

詳矣。亦猶是也。謂其受命九年者。劉歆誤讀詩序故爾。非衞宏之過也。

鄭子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道中之葦。無踐之而後能成。以興兄弟不遠棄而後能親。

非曰。葦之爲物。微矣。以況兄弟。何義乎。且以爲比耶。興耶。以爲比。則不類。以爲興。則鄭子又以爲比也。爲詩而不知比興。適足以自惑也。

鄭子曰。毛鄭輩亦識理。

非曰。向曰村里陋儒。今曰識理。理非村里陋儒所能識也。

鄭子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每思淑女之時。或興見關雎在河之洲。或興感雎鳩在河之洲。雎在河中洲上。不可得也。以喻淑女不可致之義。何必以雎鳩而說淑女也。毛謂以喻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何理。

非曰。使止以雎鳩爲興。則曰翩彼雎鳩。足矣。何必曰關關雎鳩。有取於和而摯也。且其言曰。設若興見鶖鶴。則言鶖鶴。興見鴛鴦。則言鴛鴦。蓋其所學止於此爾。若如是。則吾何誅焉。

鄭子曰。葛之覃兮。施於中谷。此婦人急於成婦功之詩也。鄭以謂喻女在母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此何等語。

非曰。此歐陽子之說也。申言之何益。

鄭子曰。孔子教人學詩者。欲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

非曰向者吾既言之矣

鄭子曰鳥獸草木之名惟陶隱居識其眞如爾雅錯失尤多

非曰鄭子以苹婁蒿卽爾雅所謂苹藾蕭也鄭子以荷華爲芙蓉可以爲木芙蓉不可取其義而棄其書鄭子誠忍人哉

鄭子曰周頌之敍多非依倣篇中之義爲言乃知所傳爲眞

非曰周頌以其不依倣篇中之義故鄭子以爲所傳者眞且六亡詩已失秦漢儒何所依倣而能序是也無所依倣而有序則諸序不出於漢儒明矣此吾就鄭子所言而言者也

鄭子曰泮宮卽廟也若是學則獻囚獻馘於此何爲哉

非曰鄭子以泮宮爲廟者不過本詩所謂昭假烈祖靡有不孝之辭也此魯人頌僖公之語爾猶書曰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也且其詩曰在泮飮酒然則廟中而飮酒可乎

鄭子曰商家顯君惟湯中宗高宗爾故商頌以爲祀此三君焉

非曰孟軻氏言商之賢聖之君六七作不可言唯此三君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

袁燮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御製題絜齋毛詩經筵講義

講義要當重切磋．絜齋不事頌辭阿．解經依注無爲異取古誠今有足多．雅頌諸篇惜已失．風南數首出重羅．黍離故國三致意．其奈屑王弗聽何．

乾隆乙未仲夏．

四庫提要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宋袁燮撰。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絜齋其自號也。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歷官寶文閣直學士。謚正獻。事蹟詳具宋史本傳。燮素尚名節。學有體用。嘉猷讜論。無不卓然可紀。所著文集已經散佚。今從永樂大典中、裒輯爲二十四卷。別著錄集部中。此書乃其爲崇政殿說書時撰進之本。宋史藝文志、馬端臨通攷、朱彝尊經義攷、皆不列其目。惟永樂大典各韻經文之下、頗載其文。蓋其失傳亦已久矣。宋代諸臣所作講章。如鄭朴敷文書說、朱震范沖左氏講義、戴溪春秋講義。類多編輯單行。燮此書亦同其例。其中議論切實。和平通達。頗得風人本旨。且宋自南渡以後。國勢孱弱。君若臣、皆懦怯偷安。無肯志存遠略。而燮獨以振興恢復之事望其君。經幄敷陳。再三致意。如論式微篇。則極稱太王勾踐轉弱爲彊。而貶黎侯無奮發之心。論揚之水篇。則謂平王柔弱爲可憐。論黍離篇。則直以汴京宗廟宮闕爲言。皆深有合于納約自牖之義。昔人譏胡安國春秋傳、意主復讎。割經義以從己說。而燮則因經旨所有而推闡之。其發揮尤爲平正。雖當時寧宗闇弱。不能因此感悟。而其拳拳忠藎之意。亦良足尚也。謹以次編訂。釐爲四卷。惟雅頌諸篇講義。永樂大典原本失載。今無可攷補。亦姑仍其缺焉。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目錄

卷一

詩序一　詩序二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采蘩　甘棠

卷二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江有汜　何彼襛矣　騶虞

柏舟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卷三

雄雉　谷風　式微

旄丘　泉水　北門

北風　干旄　考槃
芄蘭　木瓜　黍離
揚之水
卷四
羔裘　女曰雞鳴　山有扶蘇
風雨　子衿　雞鳴
遵　甫田　猗嗟
陟岵　伐檀　碩鼠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一

宋 袁 燮撰

詩序一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臣觀先王盛時禮樂教化薰蒸陶冶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發而爲詩莫非性情之正流風遺俗久而不泯雖更乎衰世而氣脈猶存此變風之作所以皆止于禮義而歸諸先王之澤也詩三百篇不爲不多矣而孔子蔽之以一言曰思無邪蓋取其直己而發粹然一出于正風雅雖變而思之無邪則一而已矣夫寂然不動之謂性有感而發之謂情性無不善則情亦無不善厥名雖殊其本則一故孟子道性善而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禮運一篇孔子之遺言也謂喜怒哀樂愛惡欲是七情者弗學而能人之良能也豈有不善者哉大序之作所以發揮詩人之蘊奥既曰吟咏情性又曰發乎情民之性也合二者而一之毫髮無差豈非至粹至精同此一源不容以異觀耶大序所謂禮義即孔子所謂無邪也詩人作之以風其上太師采之以獻諸朝以警君心以觀民風以察世變一言一句皆有補于治道人君篤信力行則可以立天下風化之本公卿大夫精思熟講則可以感人君心術之微詩之功用如此自王者之迹熄而微言奥義于是遂絕雖然詩則亡矣此情此

性古今無間有能求其端倪得其精粹挈斯世于禮義之域而不失其情性之正則吾之澤即先王之澤也孔子刪詩繫幽于變風之末王通贊之曰言變之可正也夫變可復正則絕可復續矣執謂微言奧義終于泯滅哉

詩序二

臣觀大序之作既以風賦比興雅頌爲六義又以國風雅頌爲四始義云者至理之所在始云者羣言之首也及觀史記孔子世家則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與大序所言若不相合意者國風雅頌爲三百五篇之綱領而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爲國風雅頌之綱領歟皆羣言之首也故謂之始風以一國言雅以天下言今言雅而曰形四方之風以其造端于上形見于下其大指則同也政有興有廢故雅有正有變雅言王政之廢興則風言侯國之得失可推而知也頌告于神明指商周言之德言盛功言成巍然獨隆王者之高致也嗚呼國風雅頌誠萬世人主之學所以緝熙于光明豈可不服膺古訓日進此道而深造夫古人之堂奧哉知一國之風俗其本在一身則吾所以檢其身者當如何表曲則影竅源濁則流汚吾有所未至則一國之俗皆將淪胥于惡矣可不自警乎等而上之所關愈大王政有廢興乃四海九州治亂安危之所從出也其又可忽乎兢兢業業不敢荒寧如朽索之馭如春冰之履庶乎其可矣若夫盛德成功古人廣大之規模也覆載如天地照臨如日月彼之功德如是吾豈可因循苟且僅爲中常之主歟此所謂龜鑑也有德斯有功以大學觀之心正意誠德也治國平天下功

也本末一貫非有二致而後世止以戡難爲功德不足者亦能底一時之績于是乎判爲兩途失其指矣大序合而言之其知道之言乎嗚呼王道之盛也雅在王朝而侯國不得有頌及其衰也平王降爲國風而魯人頌僖公之美世變之推移如此甚可畏也人主觀此盍亦知所警矣

卷耳篇

臣聞志者心之所期也所期者如此故所就亦如此登高山者期至于頂斯至之矣涉巨川者期達于岸斯達之矣所期者大則其規模亦大所期者遠則其謀慮亦遠夫惟遠且大也故謂之志古之人君恥以中常自處而必欲成大有爲之事業斯可謂人君之志也古之后妃不以小善自足而必欲輔人君之所欲爲斯可謂后妃之志矣夫惟天作之合同心協濟所以德業巍巍至于今仰之卷耳者可以爲酒之物也頃筐者易盈之器也易盈而不盈其心固有在矣臣下行役于外而后妃軫念于內故因卷耳之采而思酒釀之成足充吾君勞賜之用此是詩之所以作也人之遠役必思其家故謂之懷人是人也固嘗寘諸周行矣今其奉命而行踰越險阻而馬至于虺隤言其病也玄馬色變而黃亦病也馬病如此人勞可知酌以金罍兕觥少解其懷傷之心此所謂體羣臣者也曰瘏曰痛僕與馬俱病矣蓋至于是其勞益甚復云何哉惟有長吁而已寫其勤勞嗟歎之狀以著其思念賢者之心何其所志之遠且大哉夫臣下之勞人君之所當念后妃何預焉今亦切切如是無乃思出其位乎曰此則古之后妃所以過人也凡人之情朝夕思念不出乎蔀屋形體之微苟利于己經之營之無所不至豈復爲當世計乎今也身居乎此而

念及于彼。慘怛嗟歎。惟恐無以慰賢者之心。夫賢士大夫、吾君所資以共治也。得賢則安。不得賢則危。利害相關如此。是乃后妃之所當念也。豈可謂出其位之思乎。唐長孫后每對太宗稱魏徵之直。以社稷臣名之。保護其賢。成太宗納諫之美。嗚呼。其有古后妃之遺風哉。

樛木篇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于有己。有己之心勝、則待物之意薄。設藩籬分畛域。截然判而爲二。朝思夕慮。求足其欲。而自一身之外。莫之或恤矣。何其不仁哉。昔者、孔子論爲仁之道。本于克己。蓋惟能克去己私。則物我渾融。他人之利害休戚。猶己之利害休戚也。是謂之仁。仁者、人心也。人之本心。豈有此疆爾界之別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至公至平。本無間隔。后妃之能逮下。存此心而已矣。嘗觀世之好嫉妒者。惟小人與女子爲甚。新或間舊。則愛有所分。非己之利。則不得不多方以隔絕之。陰私險詖。其質相若。故嫉妒之心。亦不謀而同爾。古之后妃。豈其然哉。深宮之女。誰不欲進御于君。以己之心忖度他人。同此心也。樛木之喻。何其心之謙虛量之廣大。而己私之不立乎。木曲而下垂者曰樛。惟其下垂也。故葛藟得附託之。猶衆妾之託于后妃也。以此明逮下之義。豈不昭然哉。上恤其下。下親其上。閨門之間。雍雍如也。愉愉如也。則君子之心。安得不樂。君子之樂。君子之福也。自古享天之備福者。其惟君子乎。推所由來。亦由修身齊家。克正其本而已。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表儀不正。人心不服。骨肉至親。若仇敵然。終日戚戚。不得須臾寧。何福之有。后妃之不妒忌。固盛德也。然刑于寡妻。其本固有在矣。君天下者、盍致思焉。

螽斯篇

臣聞子孫衆多人君莫大之福也則百斯男子孫千億皆見于詩人之詠歌則蕃衍之慶豈非人情之所甚欲哉然后妃有妒忌之心則衆妾絕寘魚之望亦難以覬其昌熾矣夫公足以勝私而不爲私蔽心足以御形而不爲形役惟恐吾君嗣續之不繁而不暇爲一身之計此古之后妃所以卓然過人而螽斯之詩所以作也夫螽果何物耶羣飛害稼春秋書之以爲災異蓋蝗類也而詩人何取焉曰詩之託興惟見其生育之蕃有似乎子孫之衆爾亦猶鴟鴞雖非嘉祥而徹桑土于未雨得思患豫防之道于是取之也雖然以螽斯與子孫則可謂螽斯無妒忌心則安得而知之今此詩言宜爾子孫者至于三是則后妃之心果能如是物之不妒故其效驗如此也蓋思而得之凡物之以類相從皆其心之和同無間而羣飛蔽天則其尤者焉和同如此則不妒在其中矣然物以類從何可勝計奚獨有取諸此曰古之記者謂螽斯一生九十九子其繁滋也甚矣他物雖以類從而生育未必若螽斯同類既衆而生育又不勝其多則安得而不取之乎嗚呼人物之辨古人甚嚴昏而不明所以爲物人心至靈所以貴于羣物也然烏之反哺獺之祭先蟻之有君臣皆有似乎人道亦有放其良心而物之不若者君子蓋深悲之大學述蜾蠃黃鳥止于丘隅之詩而繫以孔子之言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由是觀之貴而爲人猶或妒忌者可以人而不如螽斯乎然則此詩之作有助于風教多矣

桃夭篇

臣聞詩人稱人情之相安者未嘗不以宜言之假樂之詩曰宜民宜人取其人民之相安也魯頌曰宜大夫庶士取士大夫之相安也夫人情至于相安則有和順而無乖戾有歡娛而無怨讟豈不甚可貴哉今此詩曰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則夫婦之間雖雖其和交相親愛者至矣又曰宜其家人則非獨夫婦也閨門之內長幼尊卑無不犁然有當于心矣婦人謂嫁曰歸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謂仲春之月婚姻之時也女之始嫁情意未洽而宜家之效固已立應況于寖久乎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以明物物之可嘉也以桃之可嘉媲德之可貴周旋俯仰無所不宜此豈法嚴令具強之使然哉風化之行固有本之者矣后妃無妒忌之行閨門有肅雍之美是非其本歟惠及其下衆妾序進則內無怨女化行于外婚姻以時則國無曠民此和氣洋溢極治之時也詩人安得不于一篇之中致其意歟雖然婚姻及時後人知是者亦不少矣而人情未免乖戾罕以輯睦聞者又何歟曰此所以有貴于風化也先王之時家道既正教化流行習俗淳美涵濡于禮義之澤久矣之子于歸資性婉淑足宜其家風化使然也非有先王修身正家之本而獨以男女及時爲貴此乃不澄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又豈能銷乖戾之習而長輯睦之風哉此詩三章曾無一語及于后妃而序詩者推而言之蓋天下之事有可以法禁整齊者而風俗之美非法禁之所能致要必基本所在能用其力故其感召如此歸諸后妃鉤深之論也嗚呼后妃之賢否風俗之美惡繫焉吾身之修不修后妃之賢否繫焉君天下者其可忽哉

兔罝篇

臣聞賢人衆多繫乎人君之一身人君者化育之所自出也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無以陶冶斯世皆入于禮義之域則歸其責于君而人君亦不敢辭其責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古之聖君知其然也兢兢業業不敢荒寧惟人紀是修惟民極是建凡所以善其心者無一日敢忘要其效驗必至于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始無愧于代天司牧之職其或未然亦惟反身修德而已矣兎罝者設以掩兎賤者之役也丁丁者椓杙之聲也其役雖賤其人甚武赳赳焉有公侯干城之才亦可謂難能矣又進于是其可以密邇公侯故謂之好仇猶言善匹也以密邇爲未足而有腹心之喻卽一身言之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非不切也而又有切于此者今曰可爲腹心則智慮之深長操守之堅正可仗以立國矣嗚呼貴而賢賤而不肖天下之常理也賢者役人不肖者役于人亦天下之常勢也兎罝之人執此賤役教養之所不預賓興之所不及宜其才質闇劣不足與進于善也而詩人所稱乃眞賢實能之任曾謂是瑣瑣者足以當之乎臣聞之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興引小人而納于君子之途人心無常惟上是聽風行草偃不約而從后妃無妒忌之行其本正矣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此詩三章皆以肅肅爲稱故謂之好德夫旣惟德是好則舉以當眞賢實能之任孰謂其不可乎今而後知先王盛時風化所及莫非常人吉士隨取而足有不可勝用者正本之效固如是也而後世每以乏賢爲憂亦豈無所自歟序詩者曰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觀其迹若不相爲謀而心之感通有必然者矣君天下者盡致思焉

芣苢篇

臣聞易之咸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人心至于和平則風俗粹美不可以有加矣無以感之豈能臻此哉然則何以感之曰行遠自邇始治外自內始未有其家不可教而能化行于他人者故宮闈之邃風化之樞機也后妃無妒忌之行其心既和平矣衆妾進御于君不復顧慮則其心亦和且平矣夫和平者人之本心也宮闈之內至和至平皆以有子爲樂則風化所覃自近及遠亦孰不以有子爲樂哉芣苢者宜子之藥也采采者不一之辭也薄言有之采而得之也掇拾也捋取也袺者以衣貯之而執其袺也襭者以衣貯之而扱其袺于帶間也袺之可矣而復捋之袺之可矣而復襭之此心之切惟恐其不多也區區微物以宜子之故不憚勤勞多方采取詩人深探其心而曲盡其形容之辭若贅而非贅愛其風化之美而不能自已也夫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人道之婚姻專爲續嗣計耳婦人無子將焉用之故有子之願尤爲甚切而世降俗薄乃至有生子而不舉者天性之愛絕滅無餘何其與古人大相遠耶蓋樂于有子人之本心有子不樂非其本心然也古人之心至和至平故惟恐乎嗣續之不蕃後人之心不和不平故反以生育爲累爾夫秉彝之初均此一心而習俗美惡不同如此任風化之責者當如之何哉詩人觀夫芣苢之采既爲之三詠三歎而序詩者則蔽以一言而曰后妃之美蓋非后妃之賢得其本心則必不能使當時之婦人亦皆遂其本心也尊卑上下皆不失其本心可謂極盛之時矣後之爲妃者要當以是爲法

漢廣篇

臣聞、人生天地之間、所以超然獨貴于羣物者、以存是心焉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是心苟存、雖至微之人、足以取重于當世、是心不存、雖貴爲王公、其又奚取焉、漢之游女、可謂至微矣、能正固其守、而人皆愛之敬之、豈非此心之良、天所以與我者、卓然不亂、故發形于外、有足以感動物者歟、喬木者、其幹上竦、非有枝葉下垂、可爲庇蔭也、故不可休息、以女之弱、譬木之喬、若非其倫矣、然端方不撓之操、似之、此所以爲古之賢女也、以喬木爲未足、而復有江漢之喻、泳、潛行也、方、桴之小者也、漢不可以潛行、江不可以桴濟、此女之不可求也、區區女子之微、人皆得以輕侮之、今乃如漢之廣、如江之永、不可褰濟如此、豈不賢哉、心慕其賢、而于錯薪之中、爲之刈楚以秣其馬、刈蔞以秣其駒、致惓惓之意、庶其降以相從也、而終不可從、故江漢之喻、復申言之、嗚呼、武夫勃然震怒、無敢當者、而牽于利欲、則撓而從之、今女子之所守、乃剛勁如是、有丈夫所不能爲者、此無他、彼求諸外、所以似剛而非剛、此得之心、所以至柔而能剛也、夫莫剛于人心、嗟來之食、寧死而不受、非不愛身也、此心卓然、而忘其爲身也、江漢之游女、可嘉可尚、惟此心之不昧爾、非盛德之君、躬行于上、表正斯民、皆有士君子之行、豈能臻此哉、彼習俗薄惡、男女淫奔、恬不知愧者、亦其君使然爾、然則人君之一身、誠風俗美惡之所自出歟、

汝墳篇

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也、子之心、一于親而無他者、謂之孝、臣之心、一于君而無他者、謂之忠、故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雅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心一而不雜凜凜乎如上帝之鑒臨豈敢有他哉汝墳者汝水之岸其高如墳也條枚者枝與幹也調飢朝而未食其餒最甚也條肄者今年斬之而來歲復生之木也夫行役于外而妻躬采薪之勞職當然也念其良人而有如晨朝之飢何其切哉蓋至于踰年之後而有不我遐棄之語乃知其初念之至切者憂其去而不復返也古人奉君命而行則不敢顧其身履險犯難有死之道而不遑自恤者以臣之事君大義所在不可少虧也向也憂其棄我今也喜其既見上能承君命而下能保其身則不棄我而死矣此婦人之所以自慰也遠役之苦如彼魴魚至于尾赤可謂勞矣王室之威如火烈烈可謂酷矣人情至此不能不怨然忠臣之心其可怨乎父母孔邇所以寬譬之也紂雖酷虐而西伯方行仁政有父母之恩可恃以安存也嗚呼天下之達道人倫而已人倫之外焉有他道勉勵其夫事君盡忠則夫婦之道篤而君臣之義亦隆矣一詩之中二美具焉此所以爲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也風化之美陶冶薰蒸能使爲婦人者此心昭然于義理如此是之謂善化後之君天下者可不鑒觀于此哉

采蘩篇

臣聞祭祀之事古人之所甚重也人孰不奉祭祀而可以奉祭祀者實難是必洞洞屬屬精一不雜有以契夫鬼神之心則可以行此禮矣邦君之配國人所尊謂之小君其職甚卑也而所謂職者非有他事惟曰奉祭祀是爲稱職不足以奉祭祀則失其職矣然則夫人者可不職思其憂乎蘩皤蒿也所謂澗溪沼沚之毛也采而用之有事乎太廟故曰公侯之事又曰公侯之宮宮卽廟也物之可薦者亦多矣不及

其他而獨有取夫蘩豈不曰交乎神明者在誠而不在物歟誠心不至雖犧牲肥腯粢盛豐備神其吐之矣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之貌也執蘩以助祭而竦敬于宗廟之中亦足以明此心之不放逸矣雖然當祭而致敬祭畢而忘之是誠心易衰也又豈足爲敬乎被之祁祁薄言還歸祁祁舒遲也祭義所謂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也不即安于私室而猶遲遲其歸心足以御其形而不爲形所役心不懈則形不倦故既祭之餘無以異于承祭之時也夫是之謂夫人之職以祭祀爲職是以誠敬爲本也本立則衆美從之豈不甚可貴歟嗚呼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古人純一不已之心于是著見與夫斯須致敬而懈怠隨之固萬萬不侔矣而召南之夫人亦能用力于此味薄言還歸之語而想其中心之所存純一而不雜此所以無愧于幽明也其亦國君躬行表正之明效歟

甘棠篇

臣聞人心未易感也而感人之深者其惟盛德之君子乎甘棠之詩是已蔽芾言其盛也茇草舍也拜謂屈而下之說猶舍也或曰說本作稅言其稅駕于茲也人之爲政悅人心于一時者易得人心于悠久者難衣食之分人乘輿之濟涉非不悅也而君子則曰小惠未徧曰惠而不知爲政淺狹如此又安能使人悠久而不釋歟召伯誠心愛民不自隆貴草居露宿聽訟于甘棠之下未嘗任智術要民譽也而當時愛慕之後人追思之見彼甘棠以爲所憩之地而相與共存之不惟勿伐勿敗雖屈而下之亦所不忍何其入人之深耶意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斷其是非曲直無毫髮之差亦猶皐陶明刑邁種厥德而黎民懷

之凡形于聽訟者皆是心也心純乎天發而爲政皆與天合以我之心感民之心民之不能忘由我之不可忘也周召分陝而治召伯之令名得與周公竝傳殆非偶然者三復此詩其得人心如此豈不偉哉後之號爲能吏者率以強敏相尚慘刻爲實民疾視之不暇豈復有愛之久而不已者由是觀之人君之用人當取夫材之足以集事者歟抑取夫德之足以感人者歟誦甘棠之詩宜知所決擇矣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二

行露篇

臣聞、莫難于聽訟。闇訟之人。顛倒是非。變亂黑白。其情僞萬狀。若之何聽之。然天下萬事不逃乎理。善聽訟者。以理裁之。而執能肆其欺乎。厭浥者。露濃之貌。所以不敢夜行者。畏露之濡其身也。女以貞信自守。惟恐少有點汚。冰清玉潔。克保其身。豈容彊暴之男。得以侵陵哉。明于聽訟者。視其貌。察其言。觀其理之然否。固知其大節之無虧矣。雀雖能穿屋。而雀實未嘗有角。鼠雖能穿墉。而鼠實未嘗有牙。牙、牡齒也。鼠之所無。故借以爲喻。此言女雖速于獄訟。而女實未嘗有室家之情也。不明者、惑于形似。遂以爲眞。而明者觀之。知女之無邪。猶雀之無角、鼠之無牙也。豈可以穿墉之故。而遂謂其眞有角牙哉。曰室家不足。曰、亦不女從。女子潔白之操。于是乎著見矣。大學傳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夫惟是心清明。無隱不燭。能使巧僞無實者、不肆其浮辭。此使民無訟之道也。召伯躬行此道。心無毫髮之私。臨民決訟。洞見肺肝。此所謂明于南國也。君天下者。得如斯人者而委任之。天下無冤民矣。嗚呼偉哉。

羔羊篇

臣聞、人臣委質以事君。所食者、君之祿也。然得之而由其道。居之而稱其職。無愧于此心。則雖官尊祿厚。

食之安焉。反是則不安矣。何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苟非其道、無其功、而徒食其食。則其違仁也甚矣。嗟來之食。雖死不受。義重于死故也。此詩三章。皆以退食自公爲言。進而入于公朝。有補于國。退而食于私家。無愧于心。委蛇委蛇者。此心無愧。所以舒泰而有餘裕也。羔、小羊也。素絲所以英裘。紽數緘縫也。總、亦數也。曷爲有取于羔羊曰。禽獸之食。不擇美惡。苟可以飽而已。不苟于食者。其爲羊乎。人或賤之。則不食。稍有塗汚。則不食。寧終日飢餓。而所不欲者。終不可彊。表裏莫不精潔。古人貴之。故取以爲裘而又英之以素絲。大夫服之以居。服其服而無愧心。則可以稱其服矣。食其食而不能如羔羊之精潔。將何以稱斯服乎。序詩者曰。鵲巢之功。至聖人之化。始于閨門。而達于朝廷。故在位者、皆節儉而正直也。後之爲人臣者。誦此一詩。豈可不勵其精潔之操。而深以貪濁爲戒。君天下者。觀此一詩。豈可不崇奬夫精潔之臣。而屏去夫貪濁之吏哉。

殷其雷篇

臣聞、人與羣物竝生于天地之間。而人所以獨貴者。義在焉爾。義者。理之所當然也。人不知義。則無以異于羣物。是以古人甚重之。一舉一錯。不敢違也。上以是化其下。下以是從其上。如好色惡臭之不可相亂。如東西南北之不可易位。始可謂知義矣。觀殷其雷之詩。何其明于君臣之義歟。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斯者。何人至于斯也。遠斯者。離其所而行也。振振信厚也。夫遠役于外。而其婦思之。聞雷之發聲。而知天之必雨。冒雨而行。不遑自恤。惟知君命之重。而忘其爲一己之勞。此所以爲信厚君子也。非篤于君臣之

義。其能若是乎。召南之大夫。賢于常人也遠矣。至于婦人女子、世所難化者。亦明于斯義。豈不尤可貴歟。獨居于家。曾無怨辭。方且美其夫之信厚。而有歸哉歸哉之語。世俗之所謂歸者。夫婦共處。足以相歡也。而此詩所云。非是之謂。奉命而行。事竟而返。有以復命。斯其爲歸也美矣。此人臣事君之義也。可不勉乎。好逸惡勞。人之常情也。男女相悅。亦人之情也。今其爲夫者、知君之爲尊。而不知爲勞。爲婦者、能勉夫以義。而忘其爲悅。君君臣臣。夫夫婦婦。一詩之中。燦然著見焉。此所以爲治古之盛也。嗚呼休哉。

江有汜篇

臣觀小星、江有汜、二詩。雖所遇不齊。然其以心感心則一也。小星之夫人。無妒忌之行。加惠于妾媵。故爲妾者感之。安于定分。而夫人之善益彰。江有汜之媵。事忌克之嫡。雖勞而不怨。故爲嫡者感之。悔其前非。而媵之美益顯。然則人心未有不可感發者。曰汜。曰渚。曰沱。皆江之支流也。決復入者爲汜。岐而成者爲渚。鄭氏箋云。爾而爾雅、水自江出者爲沱。江以喻嫡也。汜、渚、與沱以喻媵也。之子、指嫡而言。歸、以言其嫁也。不我以。不見用也。不我與。不見取也。不我過。不見顧也。媵足以備數。而嫡實梗之。不得進御于君。人情至此。扞格也甚矣。既嫡釋然感悟。媵于是得其所處。而至于相與嘯歌。前日妒忌之心。皆冰釋矣。三復此詩。獨言其始之乖戾。終之和同。而不言其所以至是者。此詩人言外之意。雖不盡發越。而默存于中也。故序詩者、歸其美于媵。而明著其勞而無怨。可謂察見其心矣。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人不見知。不以爲彼之失。而以爲我之罪。恐懼修省。若無所容。而又敢怨乎。昔者、大舜處人子之不幸。不見其爲父

母之頑闇而負罪引慝齋慄于載見之時此瞽瞍之所以底豫也其勞而不怨之明驗歟區區媵女之微惟能反求諸己而感格之效立見此亦聖人在上道化流行而當時風俗如此之美也君天下者可不原其所自哉

何彼襛矣篇

臣聞之記曰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以是知古人之論德甚貴夫肅雝也凡人之情不失之縱弛則失之乖戾縱弛則不敬乖戾則不和豈其本心然哉降衷秉彝無有不善肅雝之德人人具足然常人既貴而驕驕而侈然自大而失其常度故有縱弛者焉有乖戾者焉賢者秉德有常其身雖貴其心自若此所以天稟之良未嘗少虧也今以王姬而嫁諸侯車服之美止下于王后一等可謂貴矣而肅肅雝雝猶執婦道其不失夫本心者歟何彼禮不皆設問之辭何其華之襛乎豈不肅且雝乎比之唐棣比之桃李既言其容色之盛矣而又美其車車非能肅雝也人有肅雝之德故見其車者如見其人也平王以德而言以平王之孫而適齊侯之子以齊侯之子而娶平王之孫等而言之不敢自大也此亦肅雝之義昏姻之以義合猶釣者之以絲繆也咏肅雝之言有無窮之義婦人而有是德豈不能相其夫子乎豈不能正其家人乎詩之稱周王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君子以是知王姬之肅雝王者躬行之化使之然也爲人君者豈可不正其本哉

騶虞篇

臣聞有道之時至和之氣薰蒸于天壤之間必有嘉祥爲時而出故關雎之化行則麟趾應之鵲巢之化行則騶虞應之此所謂和氣致祥也鵲巢之詩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夫得其爲夫婦得其爲婦剛柔健順各適其宜此人倫之所以正也人倫正則朝廷正矣天下純被聖人之化而庶類莫不蕃殖和氣之所感也春蒐之時葭與蘆苗然而生豝與豵其數以五而人心愛物之深于五豝五豵之中各取其一焉不忍盡殺以逞其欲也詩人言之不足故嗟嘆以美之而比之騶虞于生物則不食于生草則不踐非有所教戒也非有所禁防也是孰使之然哉天稟如是無俟乎勉強也凡有意爲之與夫根于自然者等倫相絕善利之所以分王霸之所以異皆由此也意之爲累大矣詩人之有取于騶虞惟其非出于有意也人之仁愛亦如騶虞之自然則王道純全而無虧矣故謂之成當和氣充塞之時騶虞應感而至而詩人因以比德大旨與關雎麟趾同符此正始之明驗也人君可不推原其故歟

柏舟篇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于小人在人主之側蓋小人之心知有己而已不知爲國也知有私而已不知有公也朝思夕念不過于爵位之崇祿廩之厚以足夫一己之欲欲心日熾則凡可以阿媚其君者無所不爲君有過焉不敢言也朝綱不振國勢寖微知公論之不可逭君子之必見嫉也則凡可以排擯善類者無所不至若此類者委以一職任以一事然且不可況于常在君側乎此君子之所以不得不憂如舟汎然無所底定憂之至也耿耿明也隱痛也吾心明知其爲害而吾君不能遠之所以痛心也酒所以供敖遊

吾非無之斯心痛切不暇飲也鑒之照物或妍或醜無不受焉故茹茹猶入也小人非我族類其可入吾心乎同僚之義亦有兄弟之親似可憩也而往則見怒其臭味亦殊也石猶可轉而心不可轉席猶可卷而心不可卷其正直如此而又發于威儀人無得而選擇之猶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其與小人異趣豈不遠哉慍于羣小爲羣小所慍也既遇其病又受其侮已拊以憂故謂之辟日月明之至也居諸語助也今晝夜迭運而光景寖微猶君德寖昏而小人得以蔽之也心之有憂如衣之有垢垢之不去愁沮無聊不能奮飛固其宜也或曰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今憂心如此寧不害于正乎曰國家將危忠臣義士此心如割幸其君之一寤故以屈原之忠而自沈汨羅君子與之未害其爲正也人主觀此一詩可不自警乎仁人不用小人在側而使賢者不堪其憂人君實爲之也書曰殷肱喜哉孟子亦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于王之朝矣夫使賢者皆有喜樂之心亦人君爲之今朝廷有道而忠良之士猶以當時爲憂此必有所以然者惟聖主深察之

燕燕篇

臣聞天下之事不謹其始未有能善其終者發端之始害猶未著故人忽之積日累月其惡寖長遂致于潰裂四出莫之能禦且莊公之初過于有所惑爾妾巧于求增主從而悅之此亦人之常情也悅而不已則溺溺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僭夫人既失其位嫡嗣何以自存國本一搖庶必奪嫡此豈小故也哉且莊姜無子戴嬀實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則莊公嫡嗣也其妾有寵是生州吁則莊公之庶子也州吁

好兵公弗能禁桓公嗣立成公賊之戴嬀失所依倚反其宗國此國家之大變也故莊姜深痛之方其上僭之始姜固已憂之矣然害止于一身故綠衣之序曰傷己而已今州吁敢行無道不君其君國勢將傾豈猶傷己而已乎燕燕之稱謂己及戴嬀也情義之厚相與追隨可謂昵矣而其序不紊故羽則參差不一飛則或頡或頏鳴則或上或下未嘗無別也曰泣涕如雨佇立以泣曰實勞我心何其憂之深哉仲氏任只言其可親可信如周官所謂睦婣任恤也温惠淑謹又申言之其賢如此而遭此大變反于宗國安得而不憂乎非憂戴嬀憂衛國也禍變如此莊公實爲之而嬀不以爲怨且勉莊姜以追思先君辭氣薰然無一毫忿戾之心此所謂温恭淑謹此所謂變風止乎禮義者歟爲國家者觀此一詩而知其終之乖離皆其始之耽惑盍亦兢兢業業而毋致于極哉

日月篇

臣聞有一言而可以盡修身齊家之道者曰此心之明而已人惟一心不明則昏明則是非可否皆天理之正昏則好惡取舍皆人爲之私較然如黑白之異色燕越之殊塗也人心豈可以不明哉且莊姜齊侯之子也不爲不貴矣碩人一詩皆稱美之辭不爲不賢矣爲莊公者禮重而親愛固其宜爾曾不見答而妾媵是嬖好惡取舍顛倒如此不明孰甚焉此詩所謂乃如之人者蓋指莊公也比之日月尊之至矣而微有譏焉日月之明無所不照而今也不能致察于帷薄之間能無愧乎逝往也意有所移往而不返溺于嬖妾而不在莊姜失于古人處夫婦之道故曰逝不古處天下有定理嬖寵惑之則其心亂矣故曰胡

能有定。寧不猶言曾不也。心在彼而曾不在我也。三章、四章、亦以日月爲稱。而止言所以出之方。何耶。日月經乎中天。則其明無所不及。初升之明。雖明而未遠也。書曰。視遠惟明。孔子答子張之問明曰。可謂遠也已矣。明固貴夫遠也。莊姜之不見答。無乃莊公雖明而未遠乎。不深言其過。而特微其辭。示敬心也。德音。天所同得。莊公固有是德音矣。以不定之故。良心轉爲無良。甚可惜也。然莊姜不欲常置諸胸中。要當忘之。故曰俾也可忘。前三章猶有怨辭。至于卒章。惟曰父母養我不終。至此尚復何言。所謂報我者。亦不能陳述之矣。嗚呼。使莊公本心常如日月之明。夫婦之間。豈至此極哉。君人者觀此一詩。心之不明。其害如是。可以爲鑒矣。

終風篇

臣聞、處順境者易。處逆境者難。何謂順境。人心翕然相應。無有齟齬者是也。何謂逆境。人心悍然不從。未易調護者是也。于其易也。而順受之。于其逆也。而思所以處之。反求諸己。積其誠意。盡其在我而已。莊姜不見答于先君。又見侮于州吁。甚難處也。常人之情。遭此逆境。無不懈怠。而莊姜安于所遇。惟自傷其無辜。而無嫉妒他人之心。故序綠衣、日月、終風、三詩。皆以傷己言。可謂深探其所存矣。風終日而又甚暴。喻州吁之虐。而見莊姜之柔順。則笑侮之。猶無逸言小人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也。浪、放蕩也。謔浪笑敖。侮之甚矣。而莊姜方且哀憐之。以爲良心善性。人所均稟。而淪于惡習。顛冥至此。良可悼也。霾、雨土也。昏暮之狀也。雖則昏暮。感其母之見棄。亦有時而惠然肯來也。然終不能勝其惡習。暫明而復昏。所以莫

往莫來也。莊姜不嫉惡。又從而思之。可謂深于愛子矣。悼之思之。所以與其善心。憎之絕之。足以遏其惡念。莊姜于此、慮之熟矣。陰而霾曀。終風且暴。以陰雨不旋日而復曀。亦言昏蒙也。雨雖不驟。重陰未解。故曰曀曀。露雖不作。而相繼不絕。故曰虺虺。皆言昏暮也。人之善不善。明與昏而已。寤言不寐。憂其昏也。願言則嚏。願言則懷。欲其明也。願者。善端初發之謂。彼願言則我嚏矣。鄭康成所謂、猶今俗人嚏而曰人道我。此感通之理也。彼願以爲懷矣。如周南嗟我懷人之懷。不忘于心。非不從而已也。莊姜可謂曲盡矣。而終不能轉移其暴虐之行。其下愚不移者歟。然子雖不孝。母不可以不慈。此古人人倫之要。觀是詩者。觸類而長之。則人倫之間。蔑有不可處者矣。

擊鼓篇

臣聞、興師動衆。爭地爭城。兵鋒一交。肝腦塗地。甚可畏也。其可輕用也哉。然有國有家者。非兵無以宣威靈、制強暴。故亦不得已而用之。外禦其侮者。爲固圉而舉。以仁伐不仁者。爲救民而舉。兵出有名。故罔不吉。何者。人心固以爲當然。操不祥之具。彊民于戰鬬之間。而不與衆同欲。其爲從之也、難矣。今州吁以庶奪嫡。親賊其兄。罪固不容誅矣。乃欲以兵力自彊。爲平陳與宋之役。平成也。欲伐鄭而力不能獨辦。故結二國之成。而共伐之。漕邑之城。國之土功也。可謂勞役矣。今伐鄭之師。怨苦無聊。欲爲版築者。而不可得。故有我獨南行之嘆。蓋築者猶可以生還。而我則必死。所以忡忡然其憂也。將行之時。與其室家訣別。故其言慘戚如此。爰於也。於何而居。於何而處。言無定也。於何而喪其馬。則其兵敗。而人亦殆矣。求諸林下。

若所謂收爾骨者。何其言之悲歟。契闊、勤苦之狀也。夫婦之義。生死同之。勤苦共之。此一定之論也。故曰成說。今而不我活矣。說可成乎。洵、亦信也。詩人所謂洵美且直。皆信然之辭。向也約言與子偕老。今我先子而死。則變而爲不信也。故曰不我信者。此皆夫婦訣別之語。州吁亦聞之乎。昔孟子論得民心之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安居者人所欲。而州吁故勞之。用兵者人所畏。而州吁彊施之。欲惡皆違乎民。自古及今。未有能濟者。由是觀之。兵其可輕用哉。雖然。人有疾病。以藥攻之。時有姦宄。以兵伐之。雖湯武之得天下。何嘗不用兵乎。而湯武之舉。順乎人心。故人無不服。此詩所刺。咈乎人心。故人皆怨之。成敗之所以殊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而用兵。人亦何怨之有。君人者、盍亦深思熟講。求所以順乎人心者哉。

凱風篇

臣聞、中庸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亦言。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言得失之殊途。未有不自己出者。責人而不責己。則本原之地。用志不篤。見善不遷。有過不改。而感格之至。邈不可冀。修己而不責人。則朝夕思念。求所以齟齬不合者。誰實爲之。積其誠意。自足以感人動物。此得失之所以殊也。昔者、舜之事親。難莫甚焉。舜不見其頑闇。而惟極其敬。舜號泣于旻天。負罪引慝。夔夔齊慄。形于載見。故雖瞽瞍之不慈。亦爲之底豫。此感格之效也。凱風之詩。其淵源于此歟。凱風云者。南方長育萬物之風。舜之作歌。所謂南風之薰阜民財者是也。棘、難長之木。心、發生之初。自凱風之吹拂。其心始長。至于天

夭其盛可以爲薪非一朝一夕之故以喻母氏養我七子自襁褓而至于成人其劬勞也久矣而吾母寡居之後不安其室人子于此將何以自處哉男女人之大欲當淫風流行之時漸染惡習與之俱靡此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母子之際人所難言順從則害義諫止則傷恩惟有反躬自責不以爲母之過而以爲己之咎則庶乎其足以感動矣故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泉之清寒者能使人甘之鳥之好音者能使人樂之而我獨不能慰其母是豈母之罪哉比之凱風其稱甚美而寒泉黃鳥之不若其自責也深矣負罪引慝此舜所以爲大孝而今也七子之心契合無間古今雖殊人心不異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也雖然子之自責可謂有子矣而母之能從略不見于經詩何哉曰誠可以貫金石而況于人乎未有不可感動者以瞽瞍底豫推之母之能從不言而可知矣觀此詩者處人倫扞格皆能反求諸身始雖未合終必相應矣以之處兄弟則兄友而弟恭以之處夫婦則夫和而妻柔易之繫辭曰觸類而長之豈不信然哉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三

雄雉篇

臣聞、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大序之說詩、所以爲治亂之別也、今其軍旅數起、大夫久役、室家閔其夫之勤勞、宜若有怨怒其上之語、而辭氣蕭然、獨有治世之遺風、此其故何也、曰、詩發于人心、時有治亂之殊、心無厚薄之間、上雖失道、而詩人不忘其君、無異于有道之時、又何怨怒之云乎、此所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雄雉、以喻其大夫遠役于外、妻以懷安之故、不能偕行、遂至于阻隔、是我自取之也、將以誰咎、不怨其上而歸咎于己、與常情大不侔矣、展誠也、受命而行、秉心無二、惟知君命之重、而忘其在己之勞、是之謂誠、不怨其上而稱美其夫、其識高矣、陰陽之運、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日月之往、未嘗不來也、今吾夫遠役、而邈無來期、其心亦苦矣、然豈可以我之怨苦、而怨詈其上哉、故卒章之意、尤篤厚焉、百爾君子、泛言從役之大夫也、我一婦人、雖不足以知君子之德行、然此心之善、人有所同、不忮害、不貪求、可謂善矣、故以臧言之、不甘己之勞役、而害他人之安居者、謂之忮、以安居爲可樂、而違道以有請者、謂之求、此二病者、常情所不能免、而吾夫無之、則行役何往而不善、雖久勞于外、固未嘗不裕然也、有夫如此、吾亦可以自慰矣、其夫聞之、豈不益自勉勵乎、一時同役之大夫聞之、又豈復怨上乎、徧告百爾君子、蓋所以警之也、孔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春秋傳曰、宴安酖毒、不可

懷也。以安居爲戒。而不以勤勞爲憚。此君子之德也。而婦人能言之。其亦賢乎。孔子取不忮不求之語。以美門人之高弟。是誠有契于聖心也。讀此詩者。可不自警乎。

谷風篇

臣聞。所貴乎君子者。無他事焉。惟不失其本心而已。人生而善。天之性也。有正而無邪。有誠而無僞。有厚而無薄。有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所謂本心也。其始如是。其終亦如是。雖歷年之久。不變乎其初。所謂不失也。今觀此詩。何其人情前後之不類歟。谷風、謂東風也。習習、舒和也。陰陽和則爲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皆言其和也。使夫之情常如其始之和協。豈不甚善。而本然之心易于蒙蔽。久則淫于新昏而忘其舊矣。采葑菲者。不以其下體之不美而棄之。亦猶禮接其婦。不以容貌之改前而薄之。德音相與。偕老以死。人情之厚。約結之深。有如此者。至于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則舊室見棄也。水涇濁而渭清。二水相入而不相雜。舊室譬則渭也。新昏譬則涇也。涇雖甚濁。而不能混渭水之清。新昏雖獲愛。而不能掩舊室之潔。湜湜其沚。清見底也。而良人不以爲潔。故曰不我屑屑、潔也。何以知舊室之爲潔乎。梁笱之取魚。所以養人也。夫雖見棄。猶不欲自廢其生養之具。深則方之舟之。淺則泳之游之。黽勉求之。匍匐救之。案此下疑有缺文。美棠之蓄。凡婦道所當爲。非不盡力。非有毫髮之罪。所以知其潔。而疾之棄之。昧于黑白之辨。一至此極。獨不思我始之來。相與安息。情義甚厚。而今日乃如是之薄耶。塈息也。始終不倦。所謂失其本心者。風俗如是。誰實爲之。故序詩者以爲衞人化其上。宣公之罪不可掩矣。由是觀之。爲人主者。可不正其本哉。

式微篇

臣聞、人君有志則危弱可爲安彊。苟惟無志則終于危弱而不振。故曰。禍福無常。惟人所召。趨向一差。而天淵不侔矣。吁、可畏哉。太王迫于狄人之侵。去邠之岐。微弱甚矣。而邠人則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于是乎肇基王迹。而詩人稱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越王句踐大敗于吳。棲于會稽者。纔五千人爾。而臥薪嘗膽。念念復讎。卒如其志。轉危弱而爲安彊。豈不偉哉。黎侯失國。以狄人之故。寓于他邦。非得已也。誠能居患難之中。勵剛彊之志。朝夕思念。求反其國。懲創既往。改絃易轍。夫豈終不可爲哉。而乃卽安于衞國。曾無奮發之心。豈不哀哉。中露者、暴露之謂。泥中者、泥塗之謂。非邑名也。暴露于泥塗之中。其辱甚矣。而居之不疑。此其國之所以終于失也。其始也既以無志而失之。其終也又以無志而不能復振。是可哀也。嗚呼。諸侯有一國者也。不善保之。則失其國。天子有天下者也。不善保之。則將如之何。故大禹之訓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成湯克夏之後。猶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誠以王業之重。得之難。失之易。兢兢業業。不敢荒寧。僅能自保而已。觀式微之詩。黎侯一失其國。而卑微如是。眞萬世人主保邦之龜鑑也。

旄丘篇

臣聞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孟軻亦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何謂福。國之安榮是也。何謂禍。國之危辱是也。選拔賢俊。惠恤黎元。與治世同道。斯安榮矣。惟姦險是用。惟暴虐是作。與亂世同事。斯危辱矣。

黎侯之失國。無乃顛倒是非。以自取危辱乎。方其南面以朝羣臣。威福予奪。無不在我。亦可謂安榮矣。及夫逐于狄人。不能自保。而託迹于他邦。其名雖曰寓公。實與羣臣無異。春秋傳所謂既爲人君。又爲人臣是也。烏在其爲安榮乎。黎之臣子。當是之時。不能規正其君。迫于患難。則怨他邦之不相恤。他邦信有罪矣。黎侯獨無罪乎。向使黎侯能治其國。任賢愛民。以植不拔之基。則何至于危辱如是。必有以自取之也。乍見孺子將入井。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自發。今鄰國之君。託迹于我。而邈如不聞。衞之君臣。其亦不仁甚矣。黎不能自責。衞不能恤難。其失均也。昔者楚王遭闔廬之難。越在草莽。有申包胥者。乞師秦廷。哭聲不絕。秦人哀而救之。二國併力。遂卻吳師。蓋有以感動之也。黎之羣臣。不知出此。惟衞人是責。何哉。雖然。重耳非不賢也。十九年在外。非秦伯納之。則不能自反其國。況黎侯乎。鄰國是責。亦不爲過。此所謂詩可以怨也。孔子取而列之國風。有以也夫。

泉水篇

臣聞禮者。人之大防。所以檢柅此心。不敢放逸也。故書曰。以禮制心。禮之制人。猶隄之防水。不以隄爲固。而驟決之。則潰裂四出。大爲民害矣。不以禮自檢。而輕棄之。則縱橫放肆。淪胥爲惡矣。女子之思歸。人之常情也。然父母既終。無歸寧之道。嫌疑所在。何可不謹。古者女子許嫁而笄。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既嫁而返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所以別嫌明微。防于未然者。若是其嚴哉。父母猶在。歸于親旁。安慰其心。禮所當然也。父母既歿。兄弟雖我同氣。非有鞠養劬勞之恩。其又可歸乎。歸若未害也。然此心一

縱.或至于不保其身.則害莫大焉.漢史所謂、知其非禮而不能自還者.是也.齊襄公鳥獸之行.濟[illegible]禮經.詩人至以雄狐目之.亦惟姜氏不謹其始.無故而歸.所以至此也.然則泉水之詩.聖人列于國風.豈非所以立萬世之大閑歟.淇、衞水也.泉水猶注鄭邦.我心寧不思衞.故欲與從行之娣姪、議所以歸國者.人情之至切也.宿于泲餞于禰.記嫁時所歷之地.父母兄弟訣別.今無故而歸乎.雖有姑姊.惟當遣人問訊而已.終不可歸也.然歸心既動.不能自已.宿于干餞于言.雖思歸衞.所歷之地.將脂牽其車.遄臻于衞.又以此事雖名無瑕.其實有害.故復止焉.天下之患.莫大于自謂無害.爲非所當爲.欲非所當欲.其初曰.是小過耳.吾何害之有.積而不止.遂陷于大惡.爲君爲臣、而有是念.則不得其爲君爲臣.父也子也.亦然.今衞女檢制此心.知其有害而不敢縱.此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肥泉須漕思之切.而禮不可歸.憂懷鬱結.出遊以寫之.此心無一毫之累.可謂賢女矣.茲聖人之所以有取歟.

北門篇

臣聞、人不可無志.在修身者.其德必日進.志在立事者.其業必日廣.仕者、所以行其志也.古者、朝廷有道.公論著明.德有大小.故位有高下.位有高下.故祿有厚薄.豈有忠良之臣、而不得志于時者哉.今觀此詩.賢者出北門而憂心殷殷焉.言北者.謂背陽而向陰也.陽猶休明之時.陰猶濁亂之世.背陽而向陰.則濁亂可知矣.然當時之忠良.以爲祿之厚歟.則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其祿固未嘗厚也.以爲位之卑歟.則王事適我矣.政事一埤益我矣.王事厚我矣.政事一埤遺我矣.適我.謂事紛至于我也.埤益.謂厚且增也.

事如此之多。祿如此之薄。若不相稱。然以理推之。是必事繁而位卑。非高爵也。故其祿亦薄。上而君不見知。下而妻子謫我。摧我。居濁亂之世。所遇若此。何以爲懷哉。安于天命。順受之。斯可矣。賢之用舍。關乎盛衰。固有命焉。非人所能爲也。雖然。賢者以此自處則可。人君以此待賢者則不可。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乎朝矣。夫悅于任職。而不委之天。治世之事也。君人者可不監觀于此哉。

北風篇

臣聞。人君之爲政。莫善于寬仁。莫不善于威虐。寬仁則民愛之。威虐則民畏之。愛之若父母焉。畏之若仇讎焉。父母之親。不忍一日離。而仇讎之惡。惟恐其不相遠也。爲人上者。不能撫愛其民。而專以威虐從事。人心豈有不離者哉。人皆去之。君誰與立。則是戕其民者。乃所以自戕也。豈不甚可懼哉。北方肅殺之風。凜乎可畏。而加之大雪。其寒益甚。所以喻衛君之威虐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行。畏其慘酷。與其所好。相率而去之也。虛徐、寬舒之貌。亟、急也。只且、語助也。若或遲遲其行。則其禍急。言不能一日自保也。次章亦然。至于三章。所謂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則今日之當去。顯然如狐赤而烏黑。無可疑者。理所當去。而遲回不去。其禍豈不愈速乎。人心乖離。一至于此。疾之如仇讎矣。君者、民之父母。而疾如仇讎。孤立于上。國勢岌岌。威虐之所致也。竝爲威虐。則不獨衛君爲然。亦必有同惡相濟者。此所以重失人心也。今仁聖在上。子惠黎元。可謂二矣。而監司帥守。猶有急于財賦、刻剝窮民者。亦有敢行誅殺、害及流民者。此皆不仁之人。爲國失人心者也。人心一失。所係甚大。伏惟聖主哀之救之。以活生民之命。告之戒之。以衰酷吏之風。此

誠今日之急務也

干旄篇

臣嘗觀孟子聞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喜而不寐公孫丑問其故則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優于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曰予既已知之詘詘之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嗚呼若孟子者可謂深知爲國之要道矣夫使之爲政安危理亂皆由是出豈徒以一身事其君哉虛心屈己旁求衆善以自輔其所不逮則可以當此重任矣自矜其能不復求助忠告蔑聞而諂諛日親則何以治其國哉今觀干旄之詩衞之臣子何其好善之篤干首之有旄烏隼之爲旟析羽之爲旌皆卿大夫之所載也浚衞邑也城外謂之郊居民所聚謂之都城則浚邑之城也素絲束帛也卿大夫誠心好善或求諸都邑之中或求諸郊野之外多方搜訪幸而得之則以束帛良馬將其誠意心之篇切形見于此所以有加而無已也彼姝者子指卿大夫之姝美也誠心好善如恐不及其德可謂美矣故賢者感之莫不曰吾將何以畀之予之告之乎此所以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嗚呼珠玉無跫而至于前惟其好之爾難合自重之士有所抱負豈肯輕以語人今而輸寫心腹樂告以善致敬盡禮感之使然也區區一小國而臣子皆好善當時賢者亦皆以善道告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翕然有濟濟多士之風國安得而不興乎雖然是有本有原一國之事人君爲之也一舉一錯之間是非美惡由是分焉故夫好賢樂善臣子之懿德也而所以任用之者其誰歟妒

賢嫉能。臣子之大罪也。而所以登進之者、又誰歟。沿流探源。其責固有在矣。此詩人所以必歸其美于衞侯也。人君觀此。足以知爲治之大端矣。

考槃篇

臣聞、國之所恃以安彊者。以得賢也。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又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賢者抱道懷德。君能用之。則邦家之福。不能用之。則獨善其身。古之明君。深達是理。故求賢惟恐其不及。其或潔身遁世。自放于寂寞之濱。人君必反而自思曰。彼賢也。宜爲我用。而有所不屑。得非氣類差殊。不足以感召之歟。吾進德而不懈。則誠心感通。庶乎悅而願立于朝矣。莊公之先公。是爲武公。篤于好善。能聽其規諫。而厥子弗克遵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此考槃之詩所以作也。考成也。槃、樂也。碩大之賢。君不能用。潛伏于澗、于阿、于陸。俯仰無愧。自全其樂。所謂考槃也。矢、陳也。諼、忘也。惸惸于君。寐覺而言。不能忘也。弗過者。不得過君之朝。弗告者。不得告君以善。三章所陳。久而不已。所謂永矢也。賢者抱負不淺。其君疎而擯之。不得有所展布。怨而不釋。人情之常也。今此詩無一怨辭。而忠愛之意。膠固而不可解。易之否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當否隔之時。賢者在野。貞固其守。而心常存乎君。此則考槃之碩人也。有如是之賢。而莊公不能用。將誰與治其國乎。後之爲人上者。三復此詩。深以莊公爲戒。勤求賢士。毋使考槃于荒野之間。則可以立邦家之基矣。

芄蘭篇

臣聞人君之德莫大于剛健人君之患莫甚于柔弱剛健則日進無疆足以有爲于當世柔弱則安于苟且不能少見于事業智愚相去豈不遠哉今一介之士苟惟柔弱則不能自立于鄉黨況于國君一舉一錯安危所關其可以柔弱自處乎惠公者宣姜之子朔也不彊于爲善而忍于爲惡子之得罪朔實爲之卽位之後上不能以禮防閑其母下不能制公子頑之惡至柔至弱擁虛器于人上何足以君其國乎芄蘭者柔弱蔓延之草也支枝也觿所以解結成人之服也國君雖童子猶服成人之服觿則佩矣能則無有也凡人或有所長人皆得而知之今日能不我知則是塊然而已爾芄蘭之葉如佩韘之狀韘決也鞢則佩矣能則不我甲也天之十日以甲爲首故事物之最先者皆謂之甲人亦如是今曰能不我甲則才不足以高世矣容容刀也遂佩遂也悸帶垂而動也服飾若是皆如成人而不見其有能豈非其所大闕歟凡人皆不可以無能而君尤不可以無能人而無能其害止于一身君而無能其害及于一國紀綱之不振法度之不修人心之不服國勢之不彊皆柔弱無能之故爲人上者可不懼哉

木瓜篇

臣聞德不足以感人者不足以言德惠不足以感人者不足以言惠古之人所以甚異于常人者惟其感人之深而已故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三代而上人心愛戴其君久而不能忘者由此道也自入春秋五霸迭興大抵雜以權術惟已是利遑恤其他而惟齊桓公【案】桓公原本避宋欽宗諱作威公今改正後倣此存亡繼絕與人同利猶有治世之遺風焉今觀木瓜之詩何其圖報之無窮也瓜與桃李皆以木言以別于瓜瓞羊桃

雀李、而已。非難得之物也，投以易得之物而報以難得之貨，亦云可矣。猶曰非敢爲報，姑永以爲好而已。言有盡而意無窮。何時而可忘耶。攷之左氏傳，而後知齊之于衞，有生死肉骨之恩焉。衞自榮澤之敗，國爲墟矣。遺民無幾，何以自立。桓公戍之以甲兵，遺之以車馬器械，絕而復續，跲而復振，無國而復有國，豈非生死肉骨之恩乎。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此聖人之垂訓，而桓公得之。邢遷如歸，衞國忘亡。亂離之餘，安堵如故，安得而不深感之歟。或曰：今北敵垂亡，不保朝夕，與衞國敗于滎澤之役，亦何以異我朝垂德惠以覆護之，使既微而復振，將滅而復存，可乎。曰：不然也。衞、中國之諸侯也，爲狄人所滅，故霸主不得不救。今北敵，中國之世讎也。因其敗壞，張皇六師，爲復讎刷恥之舉，可也。其可救哉。書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成湯之所以興也。惟聖主深察之。

黍離篇

臣聞、王業之方盛，人皆歡樂而詠歌之。王業之既衰，人皆愁苦而哀傷之。故大序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觀夫音之不同，而世道之升降、斷可識矣。周之盛也，合天下而歸往焉，故謂之王。及其衰也，名雖爲王，其實相戾。于是降而爲國風，直與諸侯等爾，可不哀哉。京周，卽鎬京，天下之所宗也。成王之營洛邑，取夫朝貢之道里均，有時會諸侯於此，其實仍居鎬京爾。平王懲幽王之禍，畏犬戎之彊，徙于東都，而宗周遂不復至。曩時定都之地，變而爲禾黍之場。周大夫過之，思先王之盛，不可復見，所以不堪其憂也。稷始而苗，中而穗，終而實。蓋注目者屢矣。如醉則甚于搖

搖。如噎則又甚于如醉。言其憂愈深也。呼天而告之曰。所以致此者。何人哉。不以衰弱之故。而虧君臣之義。此所以徵其辭也。嗚呼。周雖不競。鎬京之地。猶在境內。而忠臣過之。猶悲憂如此。況有甚于此者乎。我國家建都于汴。既九朝矣。宗廟宮闕。于是乎在。靖康之禍。鞠爲禾黍。非能如東周之在境內。神皇未復。敵久據之。往時朝會之地。今爲敵人之居。此天地之大變。國家之大恥也。使周大夫生于今日。過其故都。其悲憂慘戚之情。又當如之何哉。平王惟不自彊。所以迄不能復西都之盛。聖主誠能反其所爲。臥薪嘗膽。以復讎刷恥自期。則大勳之集。指日可俟也。人情之慘戚。將轉而爲歌謠。豈不偉哉。惟聖主亟圖之。

揚之水篇

臣聞。人君有剛德。則朝廷無過舉。夫人君所以臨制四方。役使羣動者。惟其剛也。是非可否之皆當于理。先後緩急之不失其序。惟至剛者能之。不剛則顛倒錯亂。當爲者不能爲。而不當爲者反爲之矣。平王之母家申侯也。幽王嬖褒姒而黜申后。太子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幽王隕。晉侯鄭伯迎太子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則申侯者。乃平王之父讎也。悼王室之中微。痛讎恥之未刷。奮然作興。恢張紀綱。以正申侯之罪。則天王之剛德也。讎之不復。懷其私恩。又從而戍之。弱孰甚焉。此人心之所以不服也。諸侯有難。方伯連帥率諸侯以戍之。義當然爾。王畿之卒。僅足以自衞。其可遠戍乎。平王爲其所不當爲。諸侯不服。莫爲我用。而自以畿卒戍之。王室自是而愈卑矣。悠揚緩弱之水。雖束薪、束楚、束蒲之微。不能流轉。以喻平王之不能役使諸侯也。彼其之子。指當時之侯國言之。申、甫、許皆姜姓。故言申而併及甫許焉。戍兵無

幾不能更代未有還歸之日此周人之所以怨思也父讎當復而不能復母家不當戍而戍之顛倒錯亂如此安在其爲剛德乎嗚呼居九五之尊位億兆之上賞慶刑威莫不在我而柔弱如悠揚之水亦可憐也君天下者三復是詩盍亦勵精求治自強不息而深以平王之柔弱爲戒哉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四

羔裘篇

臣聞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衣服所以章德也天之所命奉而行之非以私意與之也有如是之德斯有如是之服當與而不與不當與而與之皆非所以奉天命故古人于是致意焉羔裘大夫之服也濡潤澤也豹飾緣以豹皮也晏鮮盛也英裘飾也其服可謂華矣其人必賢乃能相稱不然則所謂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矣洵直且侯信其直且美也舍命不渝見危授命也彥美稱也此古之君子皆稱其服者也鄭之大夫所服之裘非不粲然可觀而察其爲人瑣瑣碌碌非所當服而服焉詩人不顯攻之而思古人以寓規警之意知彼之爲優則知此之爲劣所謂辭不迫切而意獨至也嗚呼人臣策名委質立乎人之本朝固將有益于國家也其可無以稱其服乎人君設官分職錫之朝服以華其躬非徒富貴之也其可不求夫可以稱其服者乎三復是詩深求其義則君臣之道兩得不然則俱失之矣可不謹哉

女曰雞鳴篇

臣聞人之一心警戒則其德日新宴安則其過日積故傳有之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中無所主惡勞喜逸氣體頹惰而不能自持此所以溺于宴安也況于夫婦之間尤人情之所易溺者乎道不足以制欲志不足以帥氣惑于淫姣而不溺焉者鮮矣觀女曰雞鳴之詩何其相警戒之切也女以爲雞鳴而士以爲

昧旦。雞鳴之時。天猶未明也。昧旦。則在晦明之間矣。女又曰。明星有爛。則又未旦也。子其弋鳧鴈以供飲食乎。加者。射而中。男子之事也。宜者。烹飪不失其節。婦人之職也。衽席之上。人情之所易安。而古之爲夫婦者。皆不以是爲樂。未旦而興。勤于生理而不敢懈。此心清明。不爲人欲所蔽。可不謂賢乎。雖然。家人嗃嗃。與夫婦子嘻嘻者。固有間矣。然不若交相愛之尤爲可貴也。此詩以警戒爲主。而味其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之語。則情意浹洽。歡然無間。琴瑟友之。以寓其所樂。則不偏于嚴矣。嚴以警其怠。和以通其情。豈非尤可貴者歟。抑又有大于此者焉。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固婦人之賢行也。而古人之爲賢婦者。又不止是。今曰。子所招來而相與爲友者。吾將雜佩以贈之。則其志甚大。乃周南之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之用心也。豈非婦人女子之難能乎。夫婦交相警戒。其德日進。遂至于此。非溺于宴安者之所能識也。孔子存此。以爲萬世夫夫婦婦之法。誠用力于造端之地者。可不三復是詩哉。

山有扶蘇篇

臣聞。孟軻有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春秋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夫仁賢君子。國之所恃以安彊者也。有之則爲朝廷之光。無之則爲社稷之辱。南山有臺。樂得賢之詩也。曰臺。曰萊。曰桑。曰楊。曰杞。曰李。曰梓。曰杻。曰枸。曰楡。以喻賢人之衆多也。南山北山之崇。必有生植之物。蔚然茂盛。斯稱其爲山矣。朝廷之尊。必有衆多之賢。森然會集。斯稱其爲朝廷矣。今此詩之大旨亦然。扶蘇。叢生之木也。喬松。竦直之木也。此山之所宜有者。荷華。芙蕖也。游龍。紅草也。此隰之所宜有者。賢人之盛。獨非朝廷之所宜有乎。子都者。美

秀之稱子充者篤實之謂狂言其放肆狡言其險詐如此而是如彼而非如此而正如彼而邪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今子都子充宜見而不見而狂與狡童不宜見而見則是非邪正顛倒錯亂而紀綱法度頹廢闕安在其爲朝廷之尊乎立政之書曰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書之憸人卽詩之狂狡也其意氣似勇決其言論似開敏故世主往往惑焉以爲眞可信任者此國家之蟊賊也可不芟夷之屏棄之乎公論之所謂美者鄭忽以爲惡公論之所謂惡者鄭忽以爲美狂狡肆其毒螫而賢者無以自存尙何以保其邦乎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故雖堯舜之聖而于此不敢忽何爲其不敢忽也似是而非足以亂眞取捨不當而禍亂之所從生故也惟聖明致察焉

風雨篇

臣聞所貴乎君子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天與人以此心至精至明雖更歷萬變而秉彝之懿未始少虧斯可謂之君子矣故書曰彰厥有常吉哉又曰其惟克用常人常者不變之謂也窮如是達亦如是始如是終亦如是是之謂有常中庸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塞窮也謂不變窮之所守也死者人所甚畏當死則死不以爲憚可不謂之強乎強立而不反則可謂有常矣風雨之作淒淒瀟瀟至于有如晦冥未嘗易其節物固自有常也可以人而不如物乎始正而終邪始勤而終怠始明而終昏皆不常其德也皆改其度者也君子則不然吾有此良心斯有此常度規矩準繩不可須臾離也終身守之不以時之汚隆而貳其心此人君之所當用也今鄭國之君棄其有常者而用其無常者此詩人

之所以思見君子焉。未見之時。如在險阻中。既見則平矣。故曰夷。未見之時。如疾痛之在躬。既見則愈矣。故曰瘳。未見之時。此心戚戚然而憂。既見則釋然矣。此所以喜也。嗚呼。君子之未見。與夫既見人心休戚不同如此。國之輕重繫于此故也。然則爲人君者。豈可不汲汲皇皇求天下有常之士而信任之哉。

子衿篇

臣聞人生天地間。所以異于羣物者。以知有義理而已。義理人心之所同。皆可以爲善。然無以講明之。則終日昏昏。淪于惡習。與蠢然無識者。殆無以異。所謂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古人病其然。設爲庠序學校。漸摩陶冶。使人心曉然皆知義理之可貴。不爲物欲所遷。則教之功也。嗚呼。是豈可一日廢乎。青青子衿。謂交領也。學子所服也。青青子佩。謂佩玉也。禮。士佩瑀珠而青組綬是也。士服其服。宜在學校而逸遊于外。無親師取友之益。安在其爲士乎。縱我不往教。而子亦不來學。雖音問亦不我通。乃自肆于城闕之上。以騁望爲樂。此所謂挑兮達兮也。挑達之樂在外。義理之樂在內。在外之樂。俄頃間爾。在內之樂。生生不窮。而人心不明。昧于取舍。君子安得而不傷之。一日而廢飲食。不免于饑渴。一日而不務學。必放其良心。良心陷溺。將不可以爲人。此其爲害。殆有甚于饑渴者。此所以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雖然。士亦何罪。國君不以是爲急。學校廢而不修。所以至是。然則爲民上者。豈可不以教養爲先哉。

雞鳴篇

臣聞人無常心。由天理而行。則是心常明。爲人欲所蔽。則是心必昏。男女之欲。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溺于

其所愛而忘其爲可戒。則本然之心日以昏蝕矣。古之人以爲家不齊不可以治國。故必擇賢妃正女。資稟不羣。而教飭有素者。端本于宮壺之間。所言所行。率由正道。朝夕規警。而此心之明。莫或蔽之矣。聞蒼蠅之聲。而以爲雞鳴。見月出之光。而以爲日出。兢兢然惟恐朝臣之既至。而吾君之視朝稍晚。無以慰士大夫之心。不敢以爲細故而忽之也。蟲飛薨薨。東方且明矣。而我猶與子甘寢而同夢。會于朝者。皆欲歸其私家。久俟于此。寧不見憎乎。下憎其上。不美莫大焉。警策昏怠。未明求衣。視朝不失其節。則我與子皆不見憎矣。嗚呼。爲上者。何可不念其臣乎。中庸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勞逸休戚。同然無間。所謂體也。卷耳之詩。知臣下之勤勞。陟彼崔嵬。我馬虺隤。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居宮闈之內。而能體其臣于道塗之艱難。此所謂賢后妃也。今此詩亦念夫趨朝之臣。可不謂賢乎。哀公荒淫怠慢。無道甚矣。此詩不直指其失。而惟以古之賢妃所以警其君者言之。知彼之爲善。則知此之爲惡。幡然自省。能改其過。是亦賢君也。嗚呼。其善格君心之非者歟。

還篇

臣聞一國之風俗。國君爲之也。上倡其下者。謂之風。下從其上者。謂之俗。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倡之者善。而從之者無不善。則風俗日以淳。倡之者不善。而從之者亦不善。則風俗日以薄。齊人之俗。其初未必皆好田獵馳逐也。惟哀公好之。故其下亦然。如影響之應形聲。有不能自已者。還便捷貌也。茂與昌。皆盛也。獸生三歲曰肩。儇利也。臧善也。我謂彼爲還。彼以我爲儇。我謂彼爲茂。彼以我

爲好。我謂彼爲昌，彼以我爲臧。一國之人，好田獵者衆，故猝然相遇，更相稱譽，不能自禁于齒頰之間。其始曰還，曰儇，不過言其捷與利爾，猶未以爲美也。至于曰茂，曰好，曰昌，曰臧，則皆以爲美矣。視田獵馳逐，如蹈仁履義之深可貴矣。顛倒是非，轉移黑白，貴其所可賤，樂其所可憂，人心之昏蒙，一至此極哉！孟軻有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古之人君，所以一嚬一笑，不敢不謹者，蓋懼夫少有過差，而國人又將甚于我也。此詩無一言譏哀公之失道，而獨以其習俗之不美者言之，觀枝葉之瘁，而本根之蹶，不言可知也。眞善警其君者歟！孔子存此詩，所以欲萬世爲人君者，謹其好惡，而端其表儀也。卽其田獵馳逐觸類而長之，凡關于風俗者，皆當致謹。惟聖明深念之。

甫田篇

臣讀孟軻書，觀齊宣王欲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亦可謂大有爲之志矣。而孟軻則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三復斯言，而後知軻之知本也。夫人孰無所欲，而必顧我之所爲，果足以得此，則可以遂其欲矣。所爲者卑汙淺陋，而欲求光明俊偉之功，其可得乎？襄公以國君之尊，而躬爲鳥獸之行，瀆亂天倫，罪固不容誅矣。民事之不修，田獵之是好，觀其所爲，無一合于義理者，此豈足以立非常之功乎？妄意于圖大，而無可以圖大之實，妄意于服遠，而無可以服遠之具，此詩之所以刺也。田甚廣而力不及，則禾稼不茂，而稂莠實繁矣。人在遠而彊思之，則用心徒勞，而事功不集矣。曷不反而自求，退而自省乎？此詩人正本之論也。雖然，妄意于大者遠者，固非矣，而無志于大者遠者，亦豈君子之所

貴哉。今觀卒章之意。猶有望于襄公焉。婉兮孌兮。總角丱兮。言童稚之時也。然長之養之。未至于甚久。而突然冠弁。列于成人。理之必然也。然則大者遠者。雖不可以躁求。而亦可以馴致。豈若田甫田之力不及思遠人者之心徒勞哉。觀前二章。則知人君不可以妄圖。觀後一章。則知人君不可以無志。惟聖明深察之。

猗嗟篇

臣聞人君有大德。有末節。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德之大者也。威儀之可觀。技藝之可喜。節之末者也。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于此有餘。則于彼不足。古之人君。深知是心之不可分也。朝夕念慮。惟躬行是急。惟家齊是務。而薄物細故。皆不暇及。大者既立。小者略之。乃所以全其大者也。魯桓斃于齊。襄夫人姜氏實爲之。既而往來于齊魯二國。曾無顧忌。莊公之爲人子。既不能追痛其父。又不能防閑其母。慙德多矣。而惟修其威儀。精于技藝。爲足以悅世俗之耳目。毋乃舍本而逐末乎。故齊人雖譽之。而實譏之。抑揚趨蹌。言威儀也。美目清揚。言容貌也。射不出正。言中的也。四矢之反。既中而復中也。射至于終日而無一不中。其藝固精矣。而舞則又與樂節相應。故謂之選也。人見之。誰不稱贊。而君子觀之。以爲隱憂。何者。人惟一心。不可以兩用也。役其精神于威儀技藝之末。豈能不妨其大者乎。雖然。射所以觀德。內志不正。外體不直。不可以言中。其容貌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亦非射之善者。今此詩三章。極稱其善射。于此觀德。孰曰不可。而反以爲刺。不已誣乎。曰。射固可貴也。不追念其父。不防閑其母。人之大倫乖戾如此。

而獨精于射豈能掩其惡乎孔子存此一詩所以欲萬世之下爲人君者明于大小之辨大者不立其餘何觀射有似乎君子且不足貴況其他技藝所謂詩可以觀者蓋如此

陟岵篇

臣聞安佚者人情之所甚欲行役者人情之所甚憚也捨室家之樂躬道塗之勞險阻艱于跋履寒暑切于體膚父母兄弟邈焉間隔朝夕懷歸不能自釋此怨讀之所由興今觀陟岵一詩不惟不怨而尊君戴上之心無異于平居之時此所謂變風止乎禮義者歟方其離家之日父則告之曰夙夜無止是欲其不敢自息也母則告之曰夙夜無寐是欲其不遑寢處也兄則告之曰夙夜必偕是欲其與儕類偕行也而三人者之言又皆曰尚愼旃哉丁寧告戒如是其切可不謂賢父母兄乎陟其高山望其父母兄不可見則思其別時告戒之語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可不謂賢子弟乎一門之內長幼尊卑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國而不知有家可謂達于大義不蔽其良心矣爲下者能忠其上而爲上者可不卹其下乎采薇東山之詩序其情而憫其勞入人之深淪于骨髓此所以犯難而忘死也上卹其下下忠其上此所以交通而無間也今日邊烽未息征夫暴露自往年四月至今年三月恰一歲矣盛夏酷熱之時不容解甲至于生蛆隆冬盛寒之際坐臥被甲其冷徹骨糲飯藿羹終年食淡而又驅之戰鬬豈其所樂哉念之卹之聖心之所不能忘也孰若賦勞還之詩各歸其故壘而以其供億之費募沿邊壯勇之士人人可用莫非精兵有捍禦之實無出戍之苦父母兄弟無復相離保護鄉井各致其力計無便于此者惟聖主亟圖之

伐檀篇

臣聞人主之任官不可有一毫之私所共者天位所治者天職所食者天祿無非天也豈可以己意參之哉故書曰無曠官天工人其代之天至公也代天而行亦必公其心可也賢者親之任之不賢者疎之斥之如權衡焉非有意于輕重如繩墨焉非有意于曲直斯可謂至公矣宜親任者而疎斥之宜疎斥者而親任之安在其爲公道乎檀可以爲車爲輪爲輻伐之而寘諸河濱此賤者所爲也今而賢者身親其勞則失其職矣不稼穡而得禾不狩獵而得禽此所謂無功而受祿也今而在位在職則非其任矣是非顛倒一至于是天工之代豈其然乎彼君子兮指伐檀者言之也得斯人而任之則不素餐矣人臣之患莫大于素餐非有忠言嘉謨也非能竭誠盡瘁也而乘君子之器食君子之祿職業之瘝曠政教之廢闕生民之憔悴皆此輩實爲之是豈能有補于國耶今明主憂勤于上而賢否混淆于下尸位素餐者尚多有之怠惰廢弛偷合苟容國之蠹民之殘也擯斥一二以勵其餘而擇其不素餐者親之于是賢士爭奮姦回屏息而綱紀大振矣此當今之先務也惟聖明亟圖之

碩鼠篇

臣聞善爲國者富藏于民不善爲國者富藏于府庫君民一體也民既富矣君安得而不富不藏于民而厚斂焉民既竭矣君亦安能獨豐哉故有若之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荀卿言財貨本末源流亦以爲本原在下而不在上也彼魏君者何足以知此汲汲于聚斂而民心日離是乃自蹶其本爾貫事也事其

君者三歲矣。莫我肯顧。言未嘗眷顧于我也。莫我肯德。不以我爲德也。莫我肯勞。不知我之勞也。君不恤其民。民不戴其君。相率而去。遠適他邦。豈其本心然哉。衣食不足。無以自給。其勢不得不爾。鄭國狡童之刺。雖曰不美。猶可言也。今而比之碩鼠。殆又甚焉。君臨一國。國人愛之若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可也。而以碩鼠譏之。不君其君。至是而極矣。聖人存此詩。所以爲重斂之深戒歟。始曰樂土之得所。中曰樂國之得直。固將去矣。而卒章則曰。誰之永號。吾其何之乎。惟有永號而已。言終不去也。君雖無道。而終不忍去。此謂變風止乎禮義者歟。此夫子所以錄之也。

王雲五主編

國學書集成初編

非詩辨妄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楊靜厂徐嘉齡）

G一六六一上

嚴